

建筑意匠与历史中国书系

蒿排世界

—探寻浮游聚落的萌生、发展、影响和前景

张良皋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意匠与历史中国书系

蒿排世界

——探寻浮游聚落的萌生、发展、影响和前景

张良皋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蒿排世界——探寻浮游聚落的萌生、发展、影响和前景/张良皋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3
(建筑意匠与历史中国书系)
ISBN 978-7-112-17753-0

I . ①蒿… II . ①张… III . ①蒿属-居住建筑-建筑史-研究-
中国 IV . ①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27104号

责任编辑：李东

责任校对：刘钰 赵颖

建筑意匠与历史中国书系

蒿排世界

——探寻浮游聚落的萌生、发展、影响和前景

张良皋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960毫米 1/16 印张：13¹/₄ 字数：208千字

2016年3月第一版 201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38.00元

ISBN 978-7-112-17753-0

(2698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代序 保护蒿排

我在电视上偶然见到南美秘鲁的的喀喀湖 (Lake Titicaca, 西班牙语为 Lago Titicaca) 中的浮岛 (Floating island), 立即联想到中国湖中的蒿排。二者之间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关系, 足以帮我们破解世界文化迁徙和传承的疑团。

我对蒿排的一点知识来自湖北省博物馆老馆长林奇先生。他说在湖北省的大湖中都有一种不怕洪水的民居聚落：蒿排。那是盘根错节的芦苇丛，经过人工打理，成为高出水面，可以住人的“台子”。一旦洪水侵袭，受到巨大浮力，可以连根拔起，浮在水面，听其随波逐流，成为“蒿排”。排上可以种庄稼、蔬菜，养牲畜、家禽，建房屋、棚舍……若干家人聚居，俨然一个能完成微观生态循环，能自给自足的社会。洪水退去，蒿排搁浅，重新成为陆地的一部分，蒿排聚落也就重新回到人间。

林先生的故事讲得比《桃花源记》还要神奇。我不禁要问：“现在还有蒿排么？”林先生的回答十分肯定：“有啊！”他说洪湖中就有。当年洪湖赤卫队就以蒿排作为一种藏身之所。《洪湖赤卫队》歌剧中韩英的唱词：“芦苇蒿草是我房，船板蒿排是我床”乃当年实事。洪湖革命纪念馆开光之日，林先生曾被邀作为嘉宾，登上蒿排参观。那蒿排上住了不少人家，鸡猪鱼蔬，一如陆上生产。说得令我神往不已。我也算生长在湖乡，竟不知我们家乡也有这种人间奇境。其实回忆起来，我也见过江上流动的蒿排。那是 1954 年大洪水，从上游流下不少蒿排。在浑黄的江水上，浮着一片片郁郁葱葱的绿色芦苇排。我见到最大的不小于一个篮球场。

蒿排就是浮岛。稍一检索资料，便知这是世界现象。简言之，凡有一定规模的沼泽或大河三角洲地带，只要能生长芦苇，就可能出现蒿排或曰浮岛。中国的洪湖、白鹭湖、洞庭湖等等有蒿排，南亚的湄公河、伊洛瓦底江、印度河等，西亚的阿拉伯河等都有天然或人工搭建的浮岛。希腊神话中很早有浮岛的记载，多瑙河沿岸沼泽中的浮岛以生物丰富出名。南美洲的的喀喀湖，中美

洲阿兹特克人地区都有浮岛，人工搭建的浮岛曾是阿兹特克人耕作方式的基础。日本有几处湖沼中也都有浮岛。这种本由自然形成，后得到人工改善的浮岛，在很多地方形成最原始的人居聚落，有的甚至一直沿用到当代。

作为人居聚落，蒿排应是边界最明确、形态最稳定、功能最显著的一种。蒿排与水为邻，边界不会轻易变更；聚族而居，伦序永久不会淆乱；特别在洪水时期，朝夕相处，只能同舟共济，发挥集体优势，互相激发智慧，提升道德纪律，促使社会进步。

中国蒿排的文献记载有待搜索，但在甲骨文中似乎可说留有痕迹。例如蒿排的“蒿”字，甲骨文作“𦫐”，正象蒿排之形。按照中国造字常规，如果表示蒿草之蒿，只要一个“𠂔”头就行；现用四个“𠂔”形，表示面积之宽大方整，中央的“高”字是楼屋之形。蒿排居民，整天只看见水平线，难免登高望远之思，因此，今天的的喀喀湖上浮岛建有观景台，以满足游客的愿望；以今例古，古人何莫不然？

与𦫐同构的字有𦫐，其中央的“舍”字应当“望形生义”，是棚舍之舍而不必曲解为“害”字。这是蒿排上的棚舍。还有𦫐（春）、𦫐（莫、暮）、𦫐（朝）、𦫐（芳）……都不妨从蒿排的生活中寻究其意义。另有一类用三个𣎵（木）形或𠂔（草）形，例如𦫐（莽）、𦫐（楚）……也该与蒿排有关。其中“楚”字很重要。历来学者以为“荆”“楚”同义，现在看来，荆人是丛林居民，楚人是蒿排居民，似乎更能全面阐释荆楚来历。

在湖广盆地周边，楚人的老根据地，大量存在“古城”（我看无非围堤而已）、“干栏”建筑遗迹，也有大量“台”“墩”，我看都属于开发沼泽的人居形态。台、墩通常高出地面不到2米，其成因，通常找不到与周边自然地理有何关系，大有可能就是古代搁浅的蒿排。像敝宗聚居的汉阳老东垸（老大湾）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台子”，附近古迹岗南一华里未住人的“城子墩”，有古代陶片，几乎俯拾即是。那里还发现大量石器、铜器。石器有石斧、石铲、石凿、石刀……铜器有铜刀、铜箭镞（《汉阳县志》1989版434页原作“刀”，疑误）……陶器有纺轮、网坠、灰鼎、鬲足……红、灰、彩、黑各色俱全，同时出土还有兽骨碎块。此墩判定年代属新石器时代，与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古文化有一定联系。若容我们“插上想象的翅膀”，大有可能是屈家岭、石家河

古人，住上蒿排，遇到洪水，身不由己，顺流而下，到此蒿排搁浅，于是随遇而安，在新地方继续生存、发展。我们武汉光就一个汉口而言，王家墩、韩家墩、唐家墩、天门墩、鄂城墩……星罗棋布，其来历，某一些或许就是搁浅的蒿排。蒿排的面积，能否容下“聚落”呢？像城子墩就有200米×95米，约相当于4个足球场，并非最大。秘鲁的的喀喀湖现存浮岛最大者达700米×100米，就相当可观了。古代蒿排若大到1000米×1000米我看并非不可思议，那就足够容下一个“千人部落”了。连湖北境内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簰洲”，在古代也未必不是一个“蒿排（簰）之洲”，在此搁浅，大到长江也不能撼动它分毫，足以逼长江在此拐一个大弯。这类巨大的蒿排一旦浮起移动，简直就是小规模的“大陆漂移”，形成一个文化载体，把某一族群文化人不知、鬼不觉地漂移到大海甚至大洋彼岸。

世界上的河湖湿地和三角洲无处不有，芦苇和其他滨水植物也就曾经遍地丛生，造成天然蒿排的条件普遍存在，古代人民利用蒿排开发沼泽的机遇也就普遍存在，全世界各古老民族都流传洪水故事，那无非沼泽涨水，蒿排被水抬起，这种机会可谓无穷之多，住在这些蒿排的古人就算登上了“诺亚方舟”，所以各古老民族都流传诺亚方舟故事及其变体。《圣经·旧约》里的诺亚方舟，故事如果不是出于尼罗河三角洲流到地中海的蒿排，就该是从阿拉伯河口流到波斯湾的蒿排。南亚的印度河口、恒河口（暂未查得资料）、伊洛瓦底江口、湄公河口、珠江口……流出的蒿排很容易抵达印度尼西亚群岛和澳洲大陆，传播北非、西亚、印度的文明和中国的百越文化。再往前一步就可到复活节岛（所以那里的石像雕刻是印度面孔）和南美洲。中国长江、淮河、黄河的蒿排完全可以流到日本、南北美洲，特别是长江壮阔无比，哪怕100平方公里大的蒿排也可能通过彭蠡泽流入东洋大海，把古老的巴文化传到美洲。美国学者们也觉察到南美文化普遍早于北美，光一个时开时合的白令海峡“独木桥”不足以输送灿烂的南北美古文化，因此推想通过海道传播旧大陆文化到新大陆的可能。

南美印加文化中的巴文化因素特别明显，这原因现在不难索解。巴人的祖先，从元谋人到巫山的猿人，一旦具备灵性，会产生崇东意识。他们走到湖广盆地西岸不能不止步，在盆地西岸的沼泽地带寻求生存，等待“收获”季节，产生定居欲望，他们除

发明围堤、干栏之外，登上天然蒿排，利用芦苇建“寮”，不失为一种能交好运的选择。洪水期间，蒿排浮起，他们身不由己在浩渺无际的古云梦大泽中游荡，自古已习惯于“海洋生活”。一旦被滚滚长江冲入东洋大海，费个一年半载，总有一些部落会到达太平洋东岸的美洲，在古人完成这类“壮举”，实在用不着什么“勇气”和“智慧”，也不必“克服”任何困难，真正不知不觉，“瞒天过海”^①，乐登彼岸，带去旧大陆特别是巴文化的成就。

南美印加人的创始神话认为他们半神半人的王是乘着竹筏从海道到南美的，这符合科学推理。在我们得知南美秘鲁的的喀喀湖现存浮岛，而又与中国湖广盆地沼泽中遗存的蒿排联系起来看，不能不承认蒿排在古代文化的洲际流传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可能。我们洪湖的蒿排，就不仅是革命意义，而是有深沉的历史内涵。我们应当为推进人类古文明研究而郑重予以保护，为中国现存的蒿排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似乎应当列为紧急任务。

^① “瞒天过海”一词来源，辞书大多引阮大铖《燕子笺·七·购倖》：“我做提控最有名，瞒天过海无人问，今年大比期又临，噤，只要赚几贯铜钱养阿正。”但我知此词乃见之于旧小说《薛仁贵征东》。唐太宗带兵征东，不敢过海，军师徐茂公向元帅薛仁贵献计，建一大筏，筏上有宫殿，哄皇帝入“宫”过夜，不让他外观看，过了若干天，不知不觉，皇帝已到高丽海岸，徐茂公称此为“瞒天过海之计”。

目 录

代序 保护蒿排.....	III
第一章 人类文明的水上温床.....	1
小引	1
第一节 蒿排为古人全面提供原始生活资料	1
第二节 蒿排萌发的物质文明	5
一、用火	5
二、制陶	6
附论：三足陶器的发明	6
三、荐居——席居的先导	7
四、农业	7
第三节 蒿排开启的精神文明	8
一、氏族、婚姻、伦理	8
二、占候、卜蓍、文字	10
三、从语言统一到文学共享	10
四、最古老的蒿排狂欢节——端午	10
小结——跨入文明之后	12
第二章 中国蒿排流传史.....	13
第一节 从《尚书》时代到汉晋的正面记载	13
第二节 唐李肇《国史补》到元稹诗的侧面描写	14
第三节 宋苏轼、陆游、孙应时的蒿排诗史	16
第四节 明王世贞的记述和他所提到的《江赋》.....	20
第五节 从“町原防”说到兴化垛田	21
小结 保护现在，展望将来	23
第三章 中国古文字中的蒿排形象——初识若干蒿排字.....	24
第一节 蒿族	24

第二节 茲族	27
第三节 “氏”字群	32
第四章 中国蒿排文化符号.....	35
第一节 蒿排乾坤	35
第二节 四灵与四辅	36
第三节 十二生肖——蒿排动物群	37
一、鼠	38
二、牛	38
三、虎	39
四、兔	39
五、龙	39
六、蛇	40
七、马	40
八、羊	41
九、猴	42
十、鸡	43
十一、狗	44
十二、猪	45
第四节 十干	47
甲——龟甲	47
乙——候风五两	48
丙——从杨杈到耒耜	48
丁——陶拍	50
戊——长柄陶拍	52
己——架田	53
庚——杵	54
辛——从杨杈到草耙	55
壬——衽席	56
癸——从矩到筭	56
第五节 十二支	57
子——从婴儿到漏箭浮舟	57
丑——指爪存疑	58
寅——漏箭	59

卯——刘之假借字	59
辰——蚌镰乎？蚌箠乎？	60
巳——解释纠结	60
午——能否从钉螺取得启示？	61
未——是不是“三权”？	61
申——神之灵威？	62
酉——酒坛	62
戌——警卫武器	63
亥——蒿排的终局	63
第五章 地名中的蒿排遗迹	66
第一节 从鸠兹到龟兹	66
第二节 骆越与架田	67
第三节 从金山到神农架	69
第六章 《诗经》中的蒿排信息	72
第一节 《关雎》	72
第二节 三篇《扬之水》	73
第三节 《周南·汉广》	76
第四节 《召南·江有汜》	77
第五节 《邶风·谷风》	78
第六节 《小雅·谷风》	79
第七节 《邶风·新台》	80
第八节 《齐风·敝笱》	82
第九节 《魏风·汾沮洳》	82
第十节 《唐风·绸缪》	83
第十一节 《秦风·蒹葭》	84
第十二节 《陈风·泽陂》	86
第十三节 《小雅·大东、鸿雁》	88
第十四节 《大雅·凫鹥》	90
第十五节 《懿》	91
第十六节 《棫朴》	92
第十七节 《小雅·小弁》	93
第十八节 《大雅·灵台》	94

第十九节 《大雅·荡之什·韩奕》	95
第二十节 曲终奏雅说终篇——《大雅·荡之什》	96
第二十一节 《诗经·颂》的历史意义	104
第七章 寻觅神农架	109
第一节 梓高即神农架	109
第二节 《高唐赋》中的神农架	110
第三节 中国的山岳崇拜	117
第四节 从一岳独尊到五岳并峙	118
第五节 神农架是架田之源即蒿排文化之源	120
第六节 女娲洪水的高度	121
第七节 用天子岩手印文化信息解释历史谜团	122
第八章 楚国东迁引发的蒿排思考	124
第一节 田家镇长江卡口的壅阻现象	124
第二节 江夏回流	131
第三节 洞庭吞吐	132
第四节 西阳五水倒灌	135
第五节 江汉朝宗于海	136
第六节 兹方的历史角色	137
第七节 豪华版蒿排—— <small>朱华（ㄓㄢ）</small>	142
第八节 广陵潮水和吴江卡口	147
一、吴江出海不畅	147
二、有头无尾的淮河	149
三、乘桴浮海与文化传播	150
四、淮水凿开吕梁和黄河夺淮入海	152
五、附论：异重流能否在长江自然形成和黄州江水西流之谜	156
第九章 楚国皇舆认知图说	160
第一节 崇东幅	160
第二节 尊北幅	161
第三节 绘制楚国皇舆认知图的意外收获	164
一、进一步摸清西陵命名体系	164
二、东陵后果证前因	168

三、建在蒿排上的楚都——郊郢	170
四、谁先提出绞国在钟祥?	172
五、楚国第一郢是郊郢	175
六、“霄敖”何在?	177
七、钟祥何以多蒿排?	179
八、巫风及其“示踪”与传播	180
第十章 从蒿排世界到浮岛海洋	188
后记	191
交稿致编者函	198

第一章 人类文明的水上温床

小引

2008年10月27～29日在开封参加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的年会，同年11月1～3日在西安参加建筑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两会时近地迩，笔者宣读了同一论文：《保护蒿排》。由于从题目到内容都是大多数听众闻所未闻，有“新鲜感”，令会场气氛活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北京分社的佟凤编辑很感兴趣，她说：“您该写一本书，连书名我都替您想好了，就叫《一蒿排一世界》。”她的热情鼓舞了我。我决心只要上帝假我以年，此书必写。今年（2010）欣逢建筑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在新疆开会，我谨先草此文，呈献大会，征求意见。但愿有助于全书之完成和出版。

第一节 蒿排为古人全面提供原始生活资料

蒿排（正写应作“簰”，本文非必要皆从简）是湿地的一种生态现象。“湿地”一词出现不晚，但“湿地科学”作为一门完整的、系统化的科学则是很晚近的事^①。

“湿地”这一概念在狭义上一般被认为是陆地与水域之间的过渡地带；广义上则被定义为包括沼泽、滩涂、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浅海区、河流、湖泊、水库、稻田等。《国际湿地公约》对湿地的定义是广义定义。

①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Second College Edition, 1972; Wetland (Usually pl) Swamps or marshes. 将湿地迳作沼泽的同义语。

《辞海》1979版，有“湿地松”而无“湿地”专条。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第4版2002年1月第1版（增补本）有Wetlands条中译为“沼泽地”而非“湿地”。

按照广义定义，湿地覆盖地球表面仅有 6%，却为地球上 20% 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因此享有“地球之肾”的美誉。——《百度百科》

本文所讨论的湿地，正处于狭义湿地水陆交替的过渡地带的一“线”之上，测量学名此线曰“水涯线”。此线并不固定，有随季节变化的水位涨落而令水涯线时进时退，更有宏观的地质变化造成新湖泊、新海岸或者更多必然出现的湖泊退化和海滩冲积。正是这种变化，形成水涯线上湿地生态之活跃和丰富。浅水植物，从菰、蒲、芦、苇到沼泽森林之繁荣茂盛为蒿排之形成提供生态学的必然性，令蒿排之形成从一开始就是世界现象，令我们对蒿排的研究不必限于中华“一隅”。人类一旦发现沼泽地带的蒿排，就会情不自禁地登上这为数众多的水上文明温床，从而萌生人类文明。

蒿排为古人全面而充足地提供了原始生活资料：我们常说的衣、食、住、行四大要求，在蒿排上几乎可以通盘解决。人类进入沼泽，发现蒿排，不啻进入天国，发现乐园。陷入沙漠的人类勿论矣，滞留丛林、涉足草原的人类也未必胜过沼泽人群。中华大地，沼泽极为丰富，所以中华古人，有机会最早登上蒿排，享受这份天惠，跨入灿烂的文明世界。

我们不妨先说“衣”。人类的天然皮肤毛发不足以御寒，这是人类发展到北纬 30° 左右长期止步的最重要甚至惟一的原因。人类不是没有勇敢者，冒失地跨过这条止步线，甚至远达今日之北京。幸而他们早已知道用火，而且找到天然洞穴藏身，否则当年冬季就得全部冻死。这群被我们称为“北京猿人”的老祖宗其实不成其为“祖宗”，勉强撑持了几代人就断子绝孙了。

人类取鱼皮兽皮为衣，姑且不计其功效，其“供应量”肯定严重不足。人类捣葛沤麻，成絮纺织，工艺繁复，决非一日之功，乃是后话。人类曾普遍有过“草衣时代”，不过年代荒远，大家失忆而已。幸亏在一些民族中，还保存了这种记忆。例如土家族人舞蹈之跳“茅古斯”，舞者身披草衣，就是这种记忆。逮笔者在国外博物馆见到很多历史滞后的民族有草衣，才知草衣之制是普遍现象。

最早关于草衣之制的记载似应推《尚书·禹贡》所叙“岛夷卉服”。“岛夷”据顾颉刚考应是“鸟夷”，即以鸟为图腾的百越族。

唐孔颖达疏：“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若依鄙见，“岛夷”之称未可遽废。此称一直传到南北朝。那时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北人称南人为“岛夷”，这岛夷很可能就是蒿排居民的贬称，这贬称所含的历史信息十分重要：表示直到南北朝，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人仍是“岛”上居民，这“岛”就是蒿排，或曰“浮岛”。

中国文学中，草衣泛指粗陋之衣。《世说新语·政事》：“贾充初定律令”注引王隐《晋书》“（郑冲）清心寡欲，喜论经史，草衣缊袍，不以为忧。”草衣也指未出仕的“在野”之人：《后汉书·党锢传论》“或起徒步而仕执珪，解草衣以升卿相。”这些都是历史记忆的残象。

蒿排上草类丰富，其中特别是蒲，无须加工，就可直接编席织衣。《庄子·应帝王》：“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这蒲衣子当然表示中国古代有穿蒲衣的人群。中国史料中也有遗存。例如《隋书·徐刚传》：“草褐蒲衣，餐松饵术，栖隐灵岳，五十余年。”

取譬不必远，至今还有一些地方农民，穿蓑衣戴斗笠，其防雨性恐不亚于摩登雨衣，而全部材料都可取之蒿排。这种蓑衣斗笠也可美化，《红楼梦》中贾宝玉就穿着这种别致的雨衣赴芦雪庵参加诗会（四十九回）。

再说“食”。蒿排上食物丰富，最足诱引古人登排采集。例如富含淀粉的菱、芡（鸡头米）、藕、菰（茭白或被读为 Gaoba，正是形成蒿排的主要水生植物）。莼叶、芦芽、莲蓬、稻米……莫不可食。动物性食品同样丰富，鱼、鸟（特别是鸟蛋）、螺、虾、不可胜计。我甚至以为，在商代即已成套的十二生肖动物：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大多是蒿排动物，组成蒿排上的食物链。人们或许要问：连龙也是？我答：为啥不？中国夏代就有“豢龙氏”、“扰龙氏”，能畜养龙、驯化龙——所指龙就是今天的“扬子鳄”。屠龙供食，有何不可？

我们应该注意到：稻本是水上的禾本科植物，原始的稻不便食用，但日后的中国人提供大量“粒食”。河南考古学界发现稻作农业之出现远远早于其他谷物，这表明河南大部本是沼泽地带，蒿排农业种植水生的稻谷理当早于其他。

三说“住”。这是关注建筑文化者的重点。蒿排能为古人提



图 1-1 的的喀喀湖上的蒿排建筑

供居住设施的全部材料。集束芦苇顶端，沿一圆周展开芦苇下端，立即完成一个“寮”的构架，外面再施芦席箬叶，就可障风蔽雨，成为古人最早的居屋类型之一。至今苏丹南部，犹可见这种 Hut 集成的大聚落；秘鲁的的喀喀湖浮岛也有成群寮屋，大概用于接待游客体验蒿排生活（图 1-1）。甲骨文中已有“寮”字，表示中国之寮出现很早。到周代，出现“蒿宫”，足见芦苇作为建筑材料，已登大雅之堂。《大戴礼记·明堂》说：“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为蒿宫也”。清代大学者俞樾不信有此，他不知芦苇为柱，埃及人很早也做过，至今在埃及一些大石殿柱上，就可见束苇遗制。

我以前探寻席居之源，到干栏似已臻止境。现在方知尚未到头。席居更远的源头在蒿排。的的喀喀湖上蒿排居民每月要加铺新草一次，取其鲜洁，稍加编结，即成稿荐雏形；再加精制，即成筵、席。荐、筵、席，在蒿排上自然发生，步骤连贯，一气呵成，较之在干栏上发生，更符合逻辑。

蒿排为古人聚落提供平台，比黄土地带之形成聚落更具有明确边际，更易发生并巩固“聚落精神”，孕育聚落文明。

构成蒿排的基干材料出于沼泽沿岸的浅水高秆植物如菰（茭白、茭读如“高”，写成“蒿”，读 hao，即成蒿排之蒿。但在湖北省有蒿排的地区，蒿读如“高”）、蒲、芦、苇……形成蒿排之后，一般会自然附着于浅沼的底上，如非洪水猛涨，通常不会浮起，以致远离湖岸，甚至漂流远方。所以与陆上泽边聚落，例如

干栏聚落和往后我们还要提到的“泽陂聚落”，联系方便，共同开发沼泽。

四说“行”。蒿排是聚落平台，并非交通工具。季札观乐所说：“处而不底，行而不流”（《左传襄公廿九年》）正是蒿排的准确写照。但蒿排生活要与邻近聚落交通，立即催生水上或“涂”上运输工具，发明船和橇。大禹治水所乘“四载”，就有“水行乘舟”、“泥行乘橇”。我们一般人都熟悉舟船之用，很多人不曾见过橇。笔者家乡汉阳湖边草滩上，就不难见到“拖子”即“橇”（今已少见）。在电影电视中，都曾见苏浙海滩“泥涂”（又称“海涂”），人们单足立在橇上，另一足在涂上着力推进，也能滑行如飞。的的喀喀湖上乌鲁人至今用苇船作为水上交通工具，这也是中国的“古制”。传说禅宗初祖达摩“一苇渡江”——只用一根苇，当然不可能，他乘的必是苇船。《诗·卫风》唱：

谁谓河广 一苇杭之

谁谓宋远 跂予望之

谁谓河广 曾不容刀

谁谓宋远 曾不崇朝

由于有了“苇杭”——芦苇船，或者其他小船（刀、或作舠），拉近了卫与宋的距离，不过一天时间，就可由宋到卫。苇杭当然是与蒿排配套的运输工具。

我们概略论到蒿排可为古人全面提供生活资料，这是产生上古文明的物质基础。就我们知见所及，中华文明曾充分利用了这种物质基础，下文即将论到。

第二节 蒿排萌发的物质文明

蒿排为沼泽文明之兴起，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物质基础，很快会催生文明。人类一旦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完整的文化体系，自必形成。如今人类持唯物观点来认识世界者居多数，我们不妨先谈在蒿排物质基础上继起的物质文明。

一、用火

在水上的蒿排谈用火，似乎水火不相容。以往谈人类用火，